

□ 李海燕

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当然,这都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的,

而世间事若都以理性就能解决,那人就不是人了。人是有情感的,还有句话,关心则乱。最有理智的人,面对情感、面对放在心尖儿上还怕不够暖的儿女,忘了理性二字怎么写,也是人之常情。很多的时候,血脉相连这个事儿平日都不记得了。一但冲突、碰撞甚至受伤,才蓦地发现,有多痛,就有多爱。

然而人生不满百,父母子女可以在一起的时光是很短暂的,为了这个,请稍稍拿出一点理性精神,让他们在你身旁的时光,尽量感受到的是爱与暖,少些伤与痛。

同事发给我纪伯伦的诗,有旷达的哲思之美,送给天下所有在生命的链条上,正在和将要为人父母的人——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的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和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

非常文青

幸福很简单

□ 徐舟桐

一脚踏进这个园子,走在洁净的石板路上,顿觉炎热消了,喧嚣远了,呈现在眼前的是清幽清静清静的世界。

清幽清静清静来自大大小小的树,它们就那样随意地站着,仿佛训练间隙稍作休息的士兵,虽不整齐却有一种自然挺拔的美。树木繁多茂密,各自努力地生长着,一片片翠绿的叶一朵朵或大或小的花是它们献给这个世界最美的礼物。阳光费力地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照过来,打在地面上,像是乌龟的背甲。那些黑松、塔松和龙柏一年四季都不懈怠,到了春季,它们又陆续换好翠绿的新装。那青桐树的树干上,一道道网纹好像一幅美丽的画,心形的叶子透亮得能看见叶脉。那一丛丛毛竹是新迁来的移民,看到亭亭玉立的它们,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了。

树下是一排排整齐的芳草,像是园林师傅写下的一行行诗,令人百读不厌,如水晶,如银铃,如雨点,如珠串,玲珑剔透,流利婉转。在树梢的曲谱上,点着音符,小小的,加着装饰音和弧线,那样泼泼地跳过来,滑过去。抬头四顾,终于发现是自己偷听了鸟儿跟树说的情悄悄话,那样热情,那样缠绵,盘旋着,飞起又落下,说不完,道不尽。

“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一代名士皆从其游”,我们不是名士,但置身园中,所有的烦恼都被绿色滤净了,蒙尘的眼睛又重新清亮起来,滑过去。抬头四顾,终于发现是自己偷听了鸟儿跟树说的情悄悄话,那样热情,那样缠绵,盘旋着,飞起又落下,说不完,道不尽。

“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一代名士皆从其游”,我们不是名士,但置身园中,所有的烦恼都被绿色滤净了,蒙尘的眼睛又重新清亮起来,滑过去。抬头四顾,终于发现是自己偷听了鸟儿跟树说的情悄悄话,那样热情,那样缠绵,盘旋着,飞起又落下,说不完,道不尽。

真正的幸福,就这样简单。

□ 王离京

知张大师算了一阵子之后,竟然变了脸,厉声对韩炎说,“卦上显示你短寿,弄不好都活不过明年,赶紧回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等死算了,还算个啥科举功名啊!”

好在韩炎的心理素质不错,他算命但不信命,没有按张大师的说法回家等死,而是继续学自己的习,赶自己的考。结果六年之后,韩炎不仅活得好好的,还考上了状元(康熙十二年癸丑科)。这一下,坏了名声的张大师没办法在当地混了,只好赶紧收拾铺盖跑路。由此可见,算卦相面那一套,基本都是骗人的玩意儿。

韩炎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曾经深得康熙帝赏识,官至正部级高位(礼部尚书)。他的古文水准也很高,是“顺康四大家”之一,被视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乾隆皇帝也很欣赏他的文章,在他死了四十八年以后,还授予了他一个“文懿”的荣誉称号。

海天闲话

去年莫言获诺奖的时候,和一位文友讨论莫言的新作《蛙》。文友觉得计划生育题材,太政治化了吧?我却觉得,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题材,计划生育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恐怕还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而发生在身边的许多关于亲子关系的喜剧、闹剧、悲剧、悲喜交集的正剧,也雄辩地证明,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和社会进程一样,处于高度震荡的调整期。

从事例说起吧。春节期间,同学的小姨夫妇二人,利用春节假期和攒的年假共二十天时间,远赴美国西雅图,核心任务只有一个——拆散儿子和他的女友。结果,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收到了儿子的最后通牒:“妈妈,你们再这样,咱们就断绝母子关系。”好在同学的小姨还比较清醒:“母子关系是血缘关系,不是你说了算就能断的。”亲子关系当然不会断,但生气伤心是肯定的,小姨向我的同学哭诉:“我们这全是为他好啊,世上哪有父母会害孩子呢。”

无独有偶,我的同事身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在美国留学的女儿找了个“洋女

流年碎笔

父亲问字

□王德新



一个周末,我从城里回了趟乡下老家。吃过午饭,和老先生坐在小屋内喝茶闲聊。

和父亲聊天,我是占优势的,毕竟在城里工作,书也读到了本科,聊天的资源可能丰厚些。父亲呢,也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书曾念到“高小”,在他那辈人中算佼佼者了。父亲一边聊着,一边自制旱烟卷儿,旱烟卷儿做成了,父亲点了烟,深吸几口,已是满脸的轻松惬意。聊着聊着,父亲忽然想起了什么,就起身走到床头,从枕头底下掏出了一本书。父亲翻到一页,问一句,“这个字到底念什么?”就把书送到我的眼前。我接过书,一看,愣住了。我不认得那字。我满脸发烧,万分汗颜起来。见我窘住,父亲说,“真是少见的字!回城后查查吧。”我嗯了一声,端着那本书装模做样地看了一会儿,以便从窘态里慢慢挣扎出来。我盯了很久那个让我蒙羞的字:“毒”。又盯住书面,是《东周列国志》。

其实,父亲问字是常有的事,早在三十年前,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向我问字了。

当时,我在写作业,父亲闲坐一边,顺手拿起了我的语文课本,翻到一课,默读起来。不大工夫,父亲的手指就捉住了一个生字,并把它扭送到了我的眼前。那是父亲第一次问字于我,不用说,我让父亲失望了。父亲捉住的字是“贲(gì)”,节选自《水滸》的一篇课文。分明是刚刚学过的,我却掩耳盗铃般绕开了烦人的生字,像捡了大便宜似的,结果就饱尝了自欺欺人的后果。

父亲是不查字典的,遇到“拦路虎”就暂且把它捆起来,等我回来发落。每次回老家,我的心就常常吊着,害怕父亲会冷不丁地问字。有鉴于此,我平时就無法懈怠,尽力博览,格外留心,尤其对待生字。我老老实实地读了《史记》,读了《诗经》,《论语》,《老子》,《庄子》,读了四大名著……由此,我养成了每天阅读两小时的习惯。我从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一个生字,不管是书报里的,还是路边招牌上的,回书房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查字典。如此一来,“不见其长,日有所增”,我的字库恰如捡米粒一样,日渐饱满起来。于是,我认识了“甬(rù)直”之“甬”,“水丞(dàng)之“丞”,认识了“蚌(bàng)”,“甕(wèi)”,“墨(wèn)”,还有“蕻(zì)”,

读史札记

一个算命先生与俩状元

古时,国人多相信相面算卦那一套,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直到如今,一些算命先生仍然不愁饭碗。

大清康熙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张的算命先生挺有名,上门求算卦的人络绎不绝。比较牛的是,这位张大师因为算命,同清初两位状元郎扯上了干系,也算是留名于科举史了。

先说第一位。吴县有个名叫廖彬的,读书很是用功。但是他的科举之路不是很顺,中举之后先后五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的同学徐元文早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状元了,他还一次次次在京城乡试之间做着折返跑。于是,他就在参加康熙六年丁未科会试之后,去找张大师算了一卦。那位姓张的算命先生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地那么一算,竟然算定他本科有状元之兆。这一卦,不仅给廖彬打了一针强心剂,也给他自己带来了大师神算的名头,因为廖彬

事后当真就考上了本科的状元。

会试结束之后,廖彬自我感觉很不好,就心情郁闷地收拾好了行李铺盖,做好了看完榜就走人的准备。看榜之前,他跑到报国寺一棵古松前暗暗许愿,“如果这次还是落榜,我这一辈子就再也不考了!”老天开眼,廖彬终于在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并没有奢望像卦上说的那样能高中状元。所以,在殿试结束后宣布录取名次的仪式上,就差点儿出了岔子。当工作人员高声宣读出“第一甲第一名,廖彬”的时候,由于幸福来得太突然,又兼过于紧张,他没反应过来,就没开口应到,也没跪下谢主龙恩。状元的姓名是要宣读三遍的,工作人员都念到第三遍了,廖彬还站在那儿发呆。一个工作人员急了,一把把他从队列中拽了出来。要不是这一下,廖彬就有可能算是自动弃权了。虽说当初非常渴望科举功名,但真的

踏进这个圈子以后,廖彬却觉得并不好。所以,他在官场上混得很累。为政府工作不到十年,他就以处理家中丧事为由,请长假回家了。从此,再也不肯回单位上班。

再说第二位。因为廖彬这一卦算得神准,使张大师声名大噪,一时之间生意好得不得了,很多读书人纷至沓来。但当一个名叫韩炎的苏州考生来找他算卦的时候,他却给人家算砸了。

韩炎打小比较聪明,学习成绩不错。但在科举考试方面,他也屡受挫折。比方说,在报考秀才的时候,韩炎的文章因为见解独到,没有那些八股的陈词滥调,从而被考官作为最差作文的样板,贴在考场外的墙上进行公示,意在让广大考生引以为戒。

当韩炎听说张大师算卦很神,曾经算出廖彬能获得状元之后,就专程跑去找这位大师算卦,看看自己的科举前程如何。谁

上周四,我参加了山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的山东女作家创作研讨会。

关于女性创作,大家基本上还是本着“男主外,女主内”这样一个思路。有的说,女性的性格比较细腻,善于观察人物和生活中的小细节。还有的说,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自己的心情感受。她们在细腻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在对自我情绪的敏感表达中,营造一种细腻而多情的情调。

当然,这是好听的,还有难听的。认为女性写作多少有些脆弱的自恋和空洞的理想化,格局太小,缺乏现代意识,大都是“白领才女酒足饭饱,情歌唱酬之余的产物”,无助于文学、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如何看待女性写作,如同如何看待女人一样,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说过:一个人要想使她生动,必须同时诗意地和平凡地想。

一个实际生活里不会写字的女人同样会创造诗意,这样的诗意可能只是被观望的,她并未自觉,但是存在。

还有的诗意是自觉的,那些可再现的细节,其间掩藏的一种眼神,一抹笑意或者一颗泪珠,都会牵动起诗意,它们依赖于文字的确证与认知。

女人被诗意和平凡地想,也意味着女人需要诗意和平凡地想。“用不着慌,用不着发出光芒。除了自己以外用不着做任何别人。”伍尔夫告诫女人,不必端个架子装智慧,关键的是表达自己。“用平静而客观的思考,不怀胆怯和怨恨地进行创作。”

编辑手记

小说世情

霾的故事

□ 张凤辉

回老家过年,得到两则有关霾的故事,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霾不是来走亲探友的,三五天就回去了;而是死心塌地驻进我们的生活——“在沙家浜扎下来了”!

故事一:南街尹明(取隐姓埋名之意)在北京发了。尹明五十多岁,责任制以来就没干过活,也不正儿八经做生意,净干些狗吃猫心的营生。什么算卦相面、玩法儿、剿猪骗马、治外灾儿……了他。尹明和堂兄是老朋友,我进去时两个人正喝着云里雾里。

“小买卖,小买卖,不过一般人干不了!得察言观色,能说会道。你想想兄弟:北京人的钱好赚吗?”尹明蹙着牙,说得又实在又得意。这家伙一改过去的二流子相,穿了件唐装,还戴了副眼镜,像个学者;他说这是职业需要。

“你有门店吗?”

“啥门店呀!流动的,弄张三合板儿写个小牌子,在车站呀、商场呀,大市场呀附近一蹲,白花花的银子就来了。”

“牌子咋写的?”我很好奇。

“祖传秘方:治霾防霾,根除PM2.5,五十元一瓶,一瓶管一年,无效退款……”尹明背得滚瓜烂熟,我却笑出了眼泪。

“还祖传秘方,哈哈……早些年有霾吗?你祖上看见过霾吗?哪个二五上这种当呀?”

“哎呀兄弟,你可别笑,愣是卖得很好!你不知道,北京人都让霾给吓傻了,信实的,半信半疑的也买;还有的嘴上不信,拿着小瓶儿端详半天,问有没有副作用,我当即喝给他看,也就买了。不就是五十块钱吗?北京人有的是钱,当闹着玩吧!还有戴着眼镜的呢,不是二百五吧?也买!”尹明生怕我不信,说得口起白沫,“单身的买一瓶,有家口的一买就是好几瓶。北京人那么多,一百人中有一个买的,啊不,就说一千人中有一个买的吧,你算算?我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五六十瓶……”

好家伙!怪不得这家伙准备去县城买楼,真是发了。我问他药水的配料,他让我猜。我说准是用纯净水兑点冰糖什么的;他说兄弟你外行,现在人血糖高的多,再说我舍得用那么贵的材料吗?水就是自来水,配料吗?这是商业机密,反正不能让人家喝出毛病,“咱得讲职业道德!”

尹明盘算着北京市场打开了,让儿子去发展,自己去石家莊;济南那边准备让大舅子去,大有连锁全国的雄心。堂兄频频举杯祝他事业成功。

故事二:东庄魏老先生得精神病了。魏老先生是姐姐家的邻居,和姐夫特别要好,是一个白白净净,不笑不说话的文明老头。年初三去姐姐家,老先生陪着喝酒。

席间话一多,就说起尹明。我乘着酒兴,绘声绘色地讲起尹明卖野药的事,乐得大伙仰仰合合。老先生笑了两下,突然拉下脸骂起街来:“这些个混蛋!一个个都该拉去枪毙……”一边骂着,嘴角儿一边气得抽搐着。我蒙了:在我印象中,老先生从未面带过愠色。今天这街骂得太突兀了!好像还不是骂尹明。

“去年骂了一冬了。喝上酒就骂,出了毛病了。”老先生走后,姐夫跟我说道起来。

原来老先生有个祖传秘方,专治哮喘和肺病,十分灵验。老先生忠厚传家,不收钱;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收酒,二十块钱以上的酒只收两瓶。尽管老先生顿顿不离酒,但西偏房里的酒从不见少,这让村里的老头们羡慕得不得了。老先生见到老头们拿着塑料罐儿去代销点打便宜散酒,就告诫:“别喝那个,能喝出毛病来!要喝就喝原瓶的!”看到对方羞惭的样子,他的幸福感就越发强烈,不时哼上段小吕剧。谁知后来出了问题。老先生的几味药并不复杂,但必须得用树挂(也叫雾凇)的水送服,其他水无效。老先生每年冬天都化两坛子,够一年治病的。以前化的水特别清亮,近几年杂质却越来越多,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前年冬天化的水儿几乎像黏粥。当教师的儿子说彻底不能用了。儿子把有关霾的问题向老先生讲了好几个晚上。老先生是严谨的人,哪能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就把化的水全部倒掉,一个病人也不接了。酒路断了,可酒糟却越来越大;西偏房的酒不到瓶后就喝光了。刚开始还坚持买原瓶的,渐渐就吃不住劲了;一狠心,拿着塑料罐儿也去打散酒。村里那些老头们可找到解气的机会了,都说“别喝那个,能喝出毛病来!要喝就喝原瓶的!”臊得老先生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以前,老先生常常被看病的人恭维到天上,现在“门前冷落鞍马稀”了!老先生喝着劣质散酒,看着日复一日昏沉沉的雾霾天气,终于知道有生之年再也找不回以前的幸福生活了,真可谓“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便常常喝醉,喝醉了就骂糊涂街。刚开始嘟囔着骂,后来就骂出了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村里人都说这人坏了,出毛病了。

“哎,这么文明的老头,老了老了添了这么个毛病!”姐夫很为他惋惜。

多少天来,这两件事情常常在脑海中浮现,让我生出许多杂七杂八的感想。昨天晚上还做了一个梦,梦见白白净净的魏老先生拿着瓶子微笑着打树挂,似乎是尹明在树下帮着铺单子。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又仿佛是董卿还采访了尹明。尹明整了大衣领,用手指挠了把头发,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自从霾彻底消失以后,我在北京流浪街头,要饭为生,被政府收容了两个月,是政府挽救了我,我决心把魏老先生的祖传秘方学到手,去北京开一家专科医院,给祖国争光!”